

張子全書

一  
函  
八  
冊

張子全書卷第四

經學理窟一

周禮

周禮是的當之書然其間必有末世添入者如盟詛之屬必非周公之意蓋盟詛起於王法不行人無所取直故要之於神所謂國將亡聽於神蓋人屈抑無所伸故也如深山之人多信巫祝蓋山僻罕及多爲強有力者所制其人屈而不伸必呪詛於神其間又有偶遭禍者遂指以爲果得伸於神如戰國諸侯盟詛亦爲上無王法今山中入凡有疾者專使巫者視之且十人間有五入自安此皆爲神之力如周禮言十失四已爲下鑿則

十人自有五人自安之理則盟詛決非周公之意亦不可以此病周公之法又不可以此病周禮詩云侯詛侯呪靡屆靡究不與民究極則必至於詛呪

治天下不由井地終無由得平周道止是均平

肉刑猶可用於死刑今大辟之罪且如傷舊主者死軍人犯逃走亦死今且以此比別足彼亦自幸得免死人觀之更不敢犯今之妄人往往輕視其死使之別足亦必懼矣此亦仁術

天官之職須襟懷洪大方看得蓋其規模至大若不得此心欲事事上致曲窮究湊合此心如是之大必不能得也釋氏錙銖天地可謂至大然不嘗爲大則爲事不得若畀之一錢則必亂

矣至如言四句偈等其先必曰人所恐懼不可思議及在後則亦是小人所共知者事今所謂死雖奴隸竈間豈不知皆是空彼實是小人所爲後有文士學之增飾其間或引入易中之意或更引他書文之故其書亦有文者實無所依取莊子雖其言如此實是畏死亦爲事不得

一市之博百步之地可容萬人四方必有屋市官皆居之所以平物價收滯貨禁爭訟是決不可闕故市易之政非官專欲取利亦所以爲民百貨亦有全不售時官則出錢以留之亦有不買時官則出而賣之官亦不失取利民亦不失通其所滯而應其所急故市易之政止一市官之事耳非王政之事也

井田至易行但朝廷出一令可以不管一人而定蓋人無敢据  
土者又須使民悅從其多有田者使不失其爲富借如大臣有  
据土千頃者不過封與五十里之國則已過其所有其他隨土  
多少與一官使有租稅人不失故物治天下之術必自此始今  
以天下之土碁畫分布人受一方養民之本也後世不制其產  
止使其力又反以天子之貴專利公自公民自民不相爲計百  
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其術自城起首立四隅  
一方正矣又增一表又治一方如是百里之地不日可定何必  
毀民廬舍墳墓但見表足矣方旣正表自無用待軍賦與治溝  
洫者之田各有處所不可易旁加損井地是也百里之國爲方

十里者百十里爲成出革車一乘是百乘也然開方計之百里之國南北東西各三萬步一夫之田爲方步者萬今聚南北一步之博而會東西三萬步之長則爲方步者三萬也是三夫之田也三三如九則百里之地得九萬夫也革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以乘計之凡用七萬五千人今有九萬夫故百里之國亦可言千乘也以地計之足容車千乘然取之不如是之盡其取之亦什一之法也其間有山陵林麓不在數

廛而不征廛者猶今之地基錢也蓋貯物之地官必取錢不征者不稅歛之也法而不廛法者治之以市官之法而已廛與不廛亦觀臨時如何逐末者多則廛所以抑末也逐末者少不必

廩也

既使爲采地其所得亦什一之法井取一夫之出也然所食必不得盡必有常限其餘必歸諸天子所謂貢也諸侯卿大夫采地必有貢貢者必於時享天子皆廟受之是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之義其貢亦有常限食采之餘致貢外必更有餘此所謂天子幣餘之賦也以此觀之古者天子既不養兵財無所用必大殷富以此知井田行至安樂之道後世乃不肯行以爲至難復以天子之威而歛奪人財汲汲終歲亦且不足

卿大夫采地圭田皆以爲永業所謂世祿之家然古者世祿之家必不如今日之官戶也必有法蓋舍役者惟老者疾者貧者

賢者能者服公事者舍此雖世祿之家役必不免也明矣  
井田亦無他術但先以天下之地基布畫定使人受一方則自  
是均前日大有田產之家雖以田授民然不得如分種如租種  
矣所得雖差少然使之爲田官以掌其民使人旣喻此意人亦  
自從雖少不願然悅者衆而不悅者寡矣又安能每每恤人情  
如此其始雖分公田與之及一二十年猶須別立法始則因命  
爲田官自後則是擇賢欲求古法亦先須熟觀文字使上下之  
意通貫大其胸懷以觀之井田卒歸於封建乃定封建必有大  
功德者然後可以封建當未封建前天下井邑當如何爲治必  
立田大夫治之今旣未可議封建只使守令終身亦可爲也所



以必要封建者天下之事分得簡則治之精不簡則不精故聖人必以天下分之於人則事無不治者聖人立法必計後世子孫使周公當軸雖攬天下之政治之必精後世安得如此且爲天下者奚爲紛紛必親天下之事今便封建不肯者復逐之有何害豈有以天下之勢不能正一百里之國使諸侯得以交結以亂天下自非朝廷大不能治安得如此而後世乃謂秦不封建爲得策此不知聖人之意也

人主能行井田者須有仁心又更強明果敢及宰相之有才者唐太宗雖英明亦不可謂之仁主孝文雖有仁心然所施者淺近但能省刑罰薄稅歛不慘酷而已自孟軻而下無復其人楊

雄擇聖人之精艱難而言之正止得其淺近者使之爲政又不知如何據此所知又不遇其時無所告訴然楊雄比董生孰優雄所學雖正當而德性不及董生之博大但其學差溺於公羊識緯而已

婦人之拜古者首低至地肅拜也因肅遂屈其膝今但屈其膝直其身失其義也

一畝城中之宅授於民者所謂廛里國中之地也百家謂之廛二十五家爲里此無征其有未授閑宅區外有占者征之什一使自賦也

五畝國宅城中授於士者五畝以其父子異宮有東宮西宮聯

兄弟也亦無征城外郭內授於民者亦五畝於公無征

十畝場圃所任園地也詩十畝之間此也不獨築場納稼亦可  
毓草木也城在郭外征之二十而一蓋中有五畝之宅當受而  
無征者但五畝外者出稅耳

二十五畝宅田士田賈田所任近郊之地也孟子曰餘夫二十  
五畝此也宅田士之在郊之宅田也士田士所受圭田也兼宅  
田共五十畝賈田賈者所受之田孟子曰卿以下有圭田五十  
畝此言士者卿士通言之

五十畝官田牛田賞田牧田者所任遠郊之地也官田庶人在  
官者之田牛田牧公家牛之田賞田賞賜之田牧田有二牧六

畜者一也授於鄉民者一也此四者皆以五十畝爲區賞田以厚薄多寡給之

百畝鄉民所受井田不易者也此鄉田百畝兼受牧田五十畝故其征二十而三

百五十畝田百畝萊五十畝遂人職曰夫廛餘夫亦如之廛者統百畝之名也又有萊五十畝可薪者也野曰萊鄉曰牧猶民與氓之別其受田之家耕者之外猶有餘夫則受二十五畝之田萊亦半之故曰亦如之其征二十而三

二百畝田百畝萊百畝此在二十而三與十二之征之間必更有法

張子全書 卷四  
三百畝田百畝萊二百畝者其征十二以萊田半見耕之田通  
田萊三百畝都計之得十二也惟其漆林之征二十而五者其  
上園地近郊遠郊甸稍縣都之漆林也

周制受田自一畝至三百畝計九等餘夫增減猶在數外耳  
國中以免者多役者少故晚征而早蠲之野以其免者少役者  
多故早征而晚蠲之貴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老疾者多居國  
中故免者多

宅不毛者乃郭中受五畝之宅者於公則無征然其間亦可毓  
草木取利但於里中出布止待里中之用也

居於田而不耕者出屋中之粟

閭民轉移之餘無職事者無所貢故出夫家之征或征其力不用力則必有他征孟子所謂力役之征夫者一夫家者兼餘夫旅師閭采野之田者有未受而閭者或已受之民徙於他處或疾病死亡不能耕者其民之有力者權耕所出之粟也旅師掌而用之勑粟助貸於民之粟或元有官給之本或以屋粟閭粟貸之得其興積則平頒之幣金玉齒革泉布之雜名

近郊疑亦通謂之國中十一使自賦之者蓋迨近王城未容井授故其稅十一以爲正

遠郊二十而三謂遠郊地寬雖上地猶更給萊田五十畝故其

法二十而三餘夫則無萊田六遂然後餘夫有萊田故遂人職云餘夫亦如之國宅無征則遠郊之宅有征可知

勅粟與助之粟

屋粟不授田徙居之粟

間粟并田耕民不時死徙其田偶間而未歸空土有量力者暫資以爲生者之粟

此三粟非公家正賦專以資里宰之師所謂旅師者里中之養供服器之用爲賞罰之柄

廩里與園廩之別廩城中族居之名里郭內里居之稱園廩在園地其制百畝之間十家區分而衆居者詩人所謂十畝之間

之田也作詩者以國地侵削外無井受之田徒有近郭園廛而已故耕者無所用其力則棄者閑閑而多也十畝之外他人亦然則削小無所容尤爲著矣

一夫藉則有十畝之收盡入於公一夫稅則計十畝中歲之收取其一畝借如十畝藉中歲十石則稅當一石而無公田矣十一而稅此必近之

夫家之征疑無過家一人者謂之夫餘夫竭作或三人或二人或二家五人此謂之家夫家之征疑但力征而已無布縷米粟之征若歲無力征則出夫布閭師所謂無職者出夫布非謂常出其布不征其力則出夫布以代之也



周制上田以授食多者下田以授食少者此必天下之通制也  
又遂人上田萊五十畝中百畝下二百上田萊五十畝比遼郊  
井受牧田之民二十而稅三者無以異中萊百畝以肥瘠倍上  
萊下萊二百畝以肥瘠倍中萊此三等蓋折衷之均矣然授上  
萊者稅二十而三受下萊者乃多至十二蓋田均則食少者優  
不得不加之稅爾周道如砥此之謂也

周禮惟太宰之職難看蓋無許大心胸包羅記得復忘彼其混  
混天下之事當如捕龍蛇搏虎豹用心力看方可故議論天下  
之是非易處天下之事難孔子常語弟子如或知爾則何以哉  
其他五官便易看止一職也

守祧先公之遷主於后稷之廟疑諸侯無祧廟亦藏之於始祖之廟

謂之圭田恐是畦田若菜圃之類故授之在近又少也

詩書

周南召南如乾坤

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但儀刑文王則可以取信家邦言學文王者也

蟠螭者陰氣薄而日氣見也有二者其全見者是陰氣薄處不全見者是陰氣厚處

聖人文章無定體詩書易禮春秋只隨義理如此而言李翱有

言觀詩則不知有書觀書則不知有詩夾近之

順帝之則此不失赤子之心也冥然無所思慮順天而已赤子之心人皆不可知也惟以一靜言之

古之能知詩者惟孟子爲以意逆志也夫詩之志至平易不必爲艱險求之今以艱險求詩則已喪其本心何由見詩人之志文王之於天下都無所與焉文王陟降在帝左右只觀天意如何耳觀文王一篇便知文王之美有君人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

萬事只一天理舜舉十六相去四凶堯豈不能堯固知四凶之惡然民未被其虐天下未欲去之堯以安民爲難遽去其君則

民不安故不去必舜而後因民不堪而去之也

高宗夢傳說先見容貌此事最神夫夢不必須聖人然後夢爲有理但天神不問人入得處便入也萬頃之波與汙泥之水皆是受天之光但放來平易心便神也若聖人起一欲得靈夢之心則心固已不神矣神又焉有心聖人心不艱難所以神也高宗只是正心思得聖賢是以有感

天無心心都在人之心一人私見固不足盡至於衆人之心同一則却是義理總之則却是天故曰天曰帝者皆民之情然也謳歌訟獄之不之焉人也而以爲天命武王不薦周公必知周公不失爲政

尚書難看蓋難得胸臆如此之大只欲解義則無難也

書稱天應如影響其福禍果然否大抵天道不可得而見惟占之於民人所悅則天必悅之所惡則天必惡之只爲人心至公也至衆也民雖至愚無知惟於私已然後昏而不明至於事不干礙處則自是公明大抵衆所向者必是理也理則天道存焉故欲知天者占之於人可也

稽衆舍己堯也與人爲善舜也聞言則拜禹也用人惟己改過不吝湯也不聞亦式不諫亦入文王也皆虛其心以爲天下也欽明文思堯德也濬哲文明溫恭允塞舜德也舜之德與堯不同蓋聖人有一善之源足以兼天下之善若以字之多寡爲德

之優劣則孔子溫良恭儉遜又多於堯一字至於八元八凱齊  
聖廣淵明允篤誠忠肅恭懿宣慈惠和則其字又甚多如是反  
過於聖人如孟子言堯舜之道孝悌而已蓋知所本

今稱尚書恐當稱尚書尚奉 upper 上之義如尚衣尚食

先儒稱武王觀兵於孟津後二年伐商如此則是武王兩畔也  
以其有此故於中庸言一戎衣而有天下解作一戎衣蓋自說  
作兩度也孟子稱取之而燕民不悅弗取文王是也只爲商命  
未改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武王是也此事間不容髮當日而  
命未絕則是君臣當日而命絕則爲獨夫故予不奉天厥罪惟  
均然問命絕否何以卜之只是人情而已諸侯不期而會者八

百當時豈由武王哉

靈臺民始附也先儒指以爲文王受命之年此極害義理又如  
司馬遷稱文王自羨里歸與太公行陰德以傾紂天下如此則  
文王是亂臣賊子也惟董仲舒以爲文王閔悼紂之不道故至  
於日昃不暇食至於韓退之亦能識聖人作羨里操有臣罪當  
誅今天王聖明之語文王之於紂事之極盡道矣先儒解經如  
此君臣之道且不明何有義理哉如考槃之詩永矢弗過弗告  
解以永不復告君過君豈是賢者之言

詩序必是周時所作然亦有後人添入者則極淺近自可辨也  
如言不肯飲食教載之只見詩中云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

後車謂之載之便云教載絕不成言語也

又如高子曰靈星之尸分明是高子言更何疑也

七月之詩計古人之爲天下國家只是豫而已

堯夫解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玉者溫潤之物若兩玉相攻則無所成必石以磨之譬如君子與小人處爲小人侵凌則修省畏避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如此便道理出來

### 宗法

管攝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風俗使人不忘本須是明譜係世族與立宗子法宗法不立則人不知統系來處古人亦鮮有不知來處者宗子法廢後世尚譜牒猶有遺風譜牒又廢人家不知



來處無百年之家骨肉無統雖至親恩亦薄

宗子之法不立則朝廷無世臣且如公卿一日崛起於貧賤之中以至公相宗法不立既死遂族散其家不傳宗法若立則人各知來處朝廷大有所益或問朝廷何所益公卿各保其家忠義豈有不立忠義既立朝廷之本豈有不固今驟得富貴者止能爲三四年之計造宅一區及其所有既死則衆子分裂未幾蕩盡則家遂不存如此則家且不能保又安能保國家夫所謂宗者以己之旁親兄弟來宗已所以得宗之名是人來宗已非已宗於人也所以繼禰則謂之繼禰之宗繼祖則謂之繼祖之宗曾高亦然

言宗子者謂宗主祭祀宗子爲士庶子爲大夫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非獨宗子之爲士爲庶人亦然

宗子之母在不爲宗子之妻服非也宗子之妻與宗子共事宗廟之祭者豈可夫婦異服故宗子雖母在亦當爲宗子之妻服也東酌犧象西酌鬯尊須夫婦共事豈可母子共事也未娶而死則難立後爲其無母也如不得已須當立後又須并其妾母與之大不得已也未娶而死有妾之子則自是妾母也

天子建國諸侯建宗亦天理也譬之於木其上下挺立者本也若是旁枝大段茂盛則本自是須低摧又譬之於河其正流者河身若是涇流泛濫則自然後河身轉而隨涇流也宗之相承

固理也及旁支昌大則須是却爲宗主至如伯邑考又不聞有罪只爲武王之聖顧伯邑考不足以承太王之緒故須立武王所以然者與其使祖先享卿大夫之祭不若享人君之禮

至如人有數子長者至微賤不立其間一子仕宦則更不問長少須是士人承祭祀

古所謂支子不祭也者惟使宗子立廟主之而已支子雖不得祭至於齋戒致其誠意則與祭者不異與則以身執事不可與則以物助之但不別立廟爲位行事而已後世如欲立宗子當從此義雖不與祭情亦可安若不立宗子徒欲廢祭適足長情慢之志不若使之祭猶愈於己也今日大臣之家且可方宗子

法譬如一人數子且以適長爲大宗須據所有家計厚給以養宗子宗子勢重卽願得之供宗子外乃將所有均給族人宗子須專直教授宗子之得失責在教授其他族人別立教授仍乞朝廷立條族人須管遵依祖先立法仍許族人將已合轉官恩澤乞回授宗子不理選限官及許將奏薦子弟恩澤與宗子且要主張門戶宗子不善則別擇其次賢者立之

後來朝廷有制曾任兩府則宅舍不許分意欲後世尚存某官之宅或存一影堂知嘗有是人然宗法不立則此亦不濟事唐狄人傑顏杲卿後朝廷盡與官其所以旌別之意甚善然亦處之未是若此一人死遂却絕嗣不若各就墳家給與田五

七頃與一閑各目使之世守其祿不惟可以爲天下忠義之勸亦是爲忠義者實受其報又如先代帝王陵寢其下多有閑田每處與十畝田與一閑官世守之

禮言祭畢然後敢私祭爲如父有二子幼子欲祭父來兄家祭之此是私祭祖有諸孫適長孫已祭諸孫來祭者祭於長孫之家是爲公祭

王制言大夫之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若諸侯則以有國指始封之君爲太祖若大夫安得有太祖

宗子旣廟其祖禰支子不得別祭所以嚴宗廟合族屬故曰庶子不祭祖禰明其宗也

宗子爲士立二廟支子爲大夫當立三廟是曾祖之廟爲大夫  
立不爲宗子立然不可二宗別統故其廟亦立於宗子之家

張子全書卷四終

二十二世孫連科重刊

張子全書卷第五

經學理窟二

禮樂

禮反其所自生樂樂其所自成禮別異不忘本而後能推本爲之節文樂統同樂吾分而已禮天生自有分別人須推原其自然故言反其所自生樂則得其所樂卽是樂也更何所待是樂其所自成

周樂有象有大武有酌象是武王爲文王廟所作下武繼文也武功本於文王武王繼之故武王歸功於文王以作此樂象文王也大武必是武王旣崩國家所作之樂奏之於武王之廟酌



必是周公七年之後制禮作樂時於大武有增添也故酌言告成大武也其後必是酌以祀周公

治亂以相爲周召作訊疾以雅爲太公作

入門而縣興金奏此言兩君相見凡樂皆作必肆夏也至升堂之後其樂必不皆作奏必有品次大合樂猶今之合曲也必無金石止用匏竹之類也八音克諧堂上堂下盡作也明矣

古樂不可見蓋爲今人求古樂太深始以古樂爲不可知只此虞書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求之得樂之意蓋盡於是詩只是言志歌只是永其言而已只要轉其聲令人可聽今日歌者亦以轉聲而不變字爲善歌長言後却要入於律律則知

音者知之知此聲入得何律古樂所以養人德性中和之氣後之言樂者止以求哀故晉平公曰音無哀於此乎哀則止以感人不善之心歌亦不可以太高亦不可以太下太高則入於噍殺太下則入於嘽緩蓋窮本知變樂之情也

周禮言樂六變而致物各異此恐非周公之制作本意事亦不能如是確然若謂天神降地祇出人鬼可得而禮則庸有此理問角徵羽皆有主出於唇齒喉舌獨宮聲全出於口以兼五聲也徵恐只是徵平或避諱爲徵仄如是則清濁平仄不同矣齒舌之音異矣

今尺長於古尺尺度權衡之正必起於律律本黃鐘黃鐘之聲

以理亦可定古法律管當實千有二百粒秬黍後人以羊頭山  
黍用三等篩子透之取中等者用此特未爲定也此尺只是器  
所定更有因人而制如言深衣之袂一尺二寸以古人之身若  
止用一尺二寸豈可運肘卽知因身而定羊頭山老子說一稔  
二米秬黍直是天氣和十分豐熟山上便有山下亦或有之  
律呂有可求之理德性深厚者必能知之

後之言歷數者言律一寸而萬數千分之細此但有其數而無  
其象耳

聲音之道與天地同和與政通蠶吐絲而商絃絕正與天地相  
應方蠶吐絲木之氣極盛之時商金之氣衰如言律中大簇律

中林鍾於此盛則彼必衰方春木當盛却金氣不衰便是不和  
不與天地之氣相應

先王之樂必須律以考其聲今律既不可求人耳又不可全信  
正惟此爲難求中聲須得律律不得則中聲無由見律者自然  
之至此等物雖出於自然亦須人爲之但古人爲之得其自然  
至如爲規矩則極盡天下之方圓矣

鄭衛之音自古以爲邪淫之樂何也蓋鄭衛之地濱大河沙地  
土不厚其間人自然氣輕浮其地土苦不費耕耨物亦能生故  
其人偷脫怠墮慢頹靡其人情如此其聲音同之故聞其樂  
使人如此懈慢其地平下其間人自然意氣柔弱怠墮其土足

以生古所謂息土之民不才者此也若四夷則皆据高山谿谷故其氣剛勁此四夷常勝中國者此也

移人者莫甚於鄭衛未成性者皆能移之所以夫子戒顏回也今之琴亦不遠鄭衛古音必不如是古音只是長言聲依於永於聲之轉處過得聲和婉決無預前定下腔子

禮所以持性蓋本出於性持性反本也凡未成性須禮以持之能守禮已不畔道矣

禮卽天地之德也如顏子者方勉勉於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勉勉者勉勉以成性也

禮非止著見於外亦有無體之禮蓋禮之原在心禮者聖人之

成法也除了禮天下更無道矣欲養民當自井田始治民則教化刑罰俱不出於禮外五常出於凡人之常情五典人曰曰爲但不知耳

今之人自少見其父祖從仕或見其鄉閭仕者其心正欲得利祿縱欲於義理更不留意有天生性美則或能孝友廉節者不美者縱惡而已性元不曾識磨礪

時措之宜便是禮禮卽時措時中見之事業者非禮之禮非義之義但非時中者皆是也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又不可一槩言如孔子喪出母子思守禮爲非也又如制禮以小功不稅使曾子制禮又不知如何以此不可易言時中之義甚大須是精義

入神以致用觀其會通以行典禮此則真義理也行其典禮而  
不達會通則有非時中者矣禮亦有不須變者如天叙天秩如  
何可變禮不必皆出於人至如無人天地之禮自然而有何假  
於人天之生物便有尊卑大小之象人順之而已此所以爲禮  
也學者有專以禮出於人而不知禮本天之自然告子專以義  
爲外而不知所以行義由內也皆非也當合內外之道

能答曾子之問能教孺悲之學斯可以言知禮矣進人之速無  
如禮學

學之行之而復疑之此習矣而不察者也故學禮所以求不疑  
仁守之者在學禮也

學者行禮時人不過以爲迂彼以爲迂在我乃是徑捷此則從  
吾所好文則要密察心則要洪放如天地自然從容中禮者盛  
德之至也

古人無椅卓智非不能及也聖人之才豈不如今人但席地則  
體恭可以拜伏今坐椅卓至有坐到起不識動者主人始親一  
酌己是非常之欽蓋後世一切取便安也

### 氣質

變化氣質孟子曰居移氣養移體况居天下之大居者乎居仁  
由義自然心和而體正更要約時但拂去舊日所爲使動作皆  
中禮則氣質自然全好禮曰心大體胖心既弘大則自然舒大



而樂也若心但能弘大不謹敬則不立若但能謹敬而心不弘大則入於隘須寬而敬大抵有諸中者必形諸外故君子心和則氣和心正則氣正其始也固亦須矜持古之爲冠者以重其首爲履以重其足至於盤盂几杖爲銘皆所以慎戒之

人之氣質美惡與貴賤夭壽之理皆是所受定分如氣質惡者學卽能移今人所以多爲氣所使而不得爲賢者蓋爲不知學古之人在鄉閭之中其師長朋友日相教訓則自然賢者多但學至於成性則氣無由勝孟子謂氣壹則動志動猶言移易若志壹亦能動氣必學至於如天則能成性

誠意而不以禮則無徵蓋誠非禮無以見也誠意與行禮無有

先後須兼修之誠謂誠有是心有尊敬之者則當有所尊敬之心有養愛之者則當有所撫字之意此心苟息則禮不備文不當故成就其身者須在禮而成就禮則須至誠也

天本無心及其生成萬物則須歸功於天曰此天地之仁也仁人則須索做始則須勉勉終則復自然人須常存此心及用得熟却恐忘了若事有汨沒則此心旋失失而復求之則才得如舊耳若能常存而不失則就上日進立得此心方是學不錯然後要學此心之約到無去處也立本以此心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是亦從此而辨非亦從此而辨矣以此存心則無有不

善

古人耕且學則能之後人耕且學則爲奔迫反動其心何者古人安分至一簞食一豆羹易衣而出只如此其分也後人則多欲故難能然此事均是人情之難故以爲貴

所謂勉勉者謂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繼繼不已乃善而能至於成性也今聞說到中道無去處不守定又上面更求則過中也過則猶不及也不以學爲行室則有與而不居反之他而求位猶此也是處不守定則終復狂亂其不是亦將莫之辨矣譬之指鹿爲馬始未嘗識馬今指鹿爲之則亦無由識鹿也學釋者之說得便爲聖人而其行則小人也只聞知便爲了學者

深宜以此爲戒

孔子文王堯舜皆則是在此立志此中道也更勿疑聖人於此  
上別有心人情所以不立非才之罪也善取善者雖於不若己  
采取亦有益心苟不求益則雖與仲尼處何益君子於不善見  
之猶求益况朋友交相取益乎人於異端但有一事存之於心  
便不能至理其可取者亦耳可取者不害爲忠臣孝子

如是心不能存德虛牢固操則存捨則亡道義無由得生如地  
之安靜不動然後可以載物生長以出萬物若今學者之心出  
入無時記得時存記不得時卽休如此則道義從何而生

於不賢者猶有所取者觀己所問何事欲問耕則君子不如農  
夫問織則君子不如婦人問夷狄不如問夷人問財利不如問

商賈但臨時已所問學者舉一隅必數隅反

後生可畏有異於古則雖科舉不能害其志然不如絕利一源  
學者有息時一如木偶人擗搯則動舍之則息一日而萬生萬  
死學者有息時亦與死無異是心死也身雖生身亦物也天下  
之物多矣學者本以道爲生道息則死也終是僞物當以木偶  
人爲譬以自戒知息爲大不善因設惡譬如此只欲不息

欲事立須是心立心不欽則怠墮事無由立况聖人誠立故事  
無不立也道義之功甚大又極是尊貴之事

苟能屈於長者便是問學之次第云爾

整齊卽是如切如磋也鞭後乃能齋也人須偏有不至處鞭所

不至處乃得齊爾不知疑者只是不便實作既實作則須有疑  
必有不行處是疑也譬之通身會得一邊或理會一節未全則  
須有疑是問是學處也無則只是未嘗思慮來也

君子不必避他人之言以爲太柔太弱至於瞻視亦有節視有  
上下視高則氣高視下則心柔故視國君者不離紳帶之中學  
者先須去客氣其爲人剛行則終不肯進堂堂乎張也難與並  
爲仁矣蓋目者人之所常用且心常記之視之上下且試之己  
之敬傲必見於視所以欲下其視者欲柔其心也柔其心則聽  
言敬且信人之有朋友不爲燕安所以輔佐其仁今之朋友擇  
其善柔以相與拍肩執袂以爲氣合一言不合怒氣相加朋友

之際欲其相下不倦故於朋友之間主其敬者日相親與得效最速仲尼嘗曰吾見其居於位也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則學者先須溫柔溫柔則可以進於學詩曰溫溫恭人惟德之基蓋其所益之多

多聞見適足以長小人之氣君子莊敬日強始則須拳拳服膺出於牽勉至於中禮却從容如此方是爲己之學鄉黨說孔子之形色之謹亦是做此皆變化氣質之道也

道要平曠中求其是虛中求出實而又轉之以文則彌堅轉誠不得文無由行得誠文亦有時有庸敬有斯須之敬皆歸於是而已存心之始須明知天德天德卽是虛虛上更有何說也

求養之道心只求是而已蓋心弘則是不弘則不是心大則百  
物皆通心小則百物皆病悟後心常弘觸理皆在吾術內覩一  
物又敲點着此心臨一事又記念着此心常不爲物所牽引去  
視燈燭亦足以警道大率因一事長一智只爲持得術博凡物  
常不能出博大之中

求心之始如有所得久思則茫然復失何也夫求心不得其要  
鑽研太甚則惑心之要只是欲平曠熟後無心如天簡易不已  
今有心以求其虛則是已起一心無由得虛切不得令心煩求  
之太切則反昏惑孟子所謂助長也孟子亦只言存養而已此  
非可以聰明思慮力所能致也然而得博學於文以求義理則



亦動其心乎夫思慮不違是心而已尺蠖之屈以求伸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義人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此交相養之道夫屈者所以求伸也勤學所以修身也博文所以崇德也惟博文則可以力致人平居又不可以全無思慮須是考前言往行觀昔人制節如此以行其事而已故動焉而無不中理

學者既知此心且擇所安而行之已不愧疑則闕之更多識前言往行以養其德多聞闕疑多見闕殆而今方要從頭整理將前言往行常合爲一有不合自是非也

人能不疑便是德進蓋已於大本處不惑雖未加工思慮必常

在此積久自覺漸變學者惡其自足足則不復進

立本既正然後修持修持之道既須虛心又須得禮內外發明此合內外之道也當是畏聖人之言考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度義擇善而行之致文於事業而能盡義者只是要學曉夕參詳比較所以盡義惟博學然後有可得以參較琢磨學博則轉密察鑽之彌堅於實處轉爲實轉誠轉信故只是要博學學愈博則義愈精微舜好問好察邇言皆所以盡精微也舜與仲尼心則同至於密察處料得未如孔子大抵人君則有輔弼疑丞中守至正而已若學者則事必欲皆自能又將道輔於人舜爲人君猶起於側微

學者所志至大猶恐所得淺况可便志其小苟志其小志在行一節而已若欲行信亦未必能信自古有多少要如仲尼者然未有如仲尼者顏淵學仲尼不幸短命孟子志仲尼亦不如仲尼至如樂正子爲信人爲善人其學亦全得道之大體方能如此又如漆雕開言吾斯之未能信亦未說信甚事只是謂於道未信也

慎喜怒此只矯其末而不知治其本宜矯輕警惰若天祺公弟氣重也亦有矯情過實處

人多言安於貧賤其實只是計窮力屈才短不能營畫耳若稍動得恐未肯安之須是誠知義理之樂於利欲也乃能

天資美不足爲功惟矯惡爲善矯惰爲勤方是爲功人必不能  
便無是心須使思慮但使常游心於義理之間立本處以易簡  
爲是接物處以時中爲是易簡而天下之理得時中則要博學  
素備

張子全書卷五終

二十二世孫連科重刊

張子全書卷第六

經學理窟三

義理

學未至而好語變者必知終有患蓋變不可輕議若驟然語變則知操術已不正

吾徒飽食終日不圖義理則大非也工商之輩猶能晏寐夙興以有爲焉知之而不信而行之愈於不知矣學者須得中道乃可守

人到向道後俄頃不捨豈暇安寢然君子向晦入燕處君子隨物而止故入燕處然其仁義功業之心未嘗忘但以其物之皆

息吾兀然而坐無以爲接無以爲功業須亦入息

此學以爲絕耶何因復有此議論以爲興耶然而學者不博孟子曰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孔子曰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今欲功及天下故必多栽培學則道可傳矣

人不知學其任智自以爲人莫及以理觀之其用智乃癡耳棊酒書畫其術固均無益也坐寢息其術同差近有益也惟與朋友燕會議論良益也然大義大節須要知若細微亦必知也凡人爲上則易爲下則難然不能爲下亦未能使下不盡其情僞也大抵使人常在其前已嘗爲之則能使人

凡事蔽蓋不見底只是不求益有人不肯言其道義所得所至

不得見底又非於吾言無所不說

人雖有功不及於學心亦不宜忘心苟不忘則雖接人事卽是實行莫非道也心若忘之則終身由之只是俗事

今人自強自是樂己之同惡己之異便是有固必意我無由得虛學者理會到此虛心處則教者不須言求之書合者卽是聖言不合者則後儒添入也

要見聖人無如論孟爲要論孟二書於學者大足只是須涵泳以有限之心止可求有限之事欲以致博大之事則當以博大求之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也

尊其所聞則高明行其所知則光大凡未理會至實處如空中



立終不曾踏着實地性剛者易立和者易達人只有立與達已  
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然則剛與和猶是一偏惟大達則  
必立大立則必達

學者欲其進須欽其事欽其事則有立有立則有成未有不欽  
而能立不立則安可望有成

人若志趣不遠心不在焉雖學無成人憊於進道無自得達自  
非成德君子必勉勉至從心所欲不踰矩方可放下德薄者終  
學不成也

聞見之善者謂之學則可謂之道則不可須是自求已能尋見  
義理則自有肯趣自得之則居之安矣

吾內外平物我自見道之大端

道德性命是長在不死之物也已身則死此則常在

耳目役於外攬外事者其實是自墮不肯自治只言短長不能反躬者也

天地之道要一言而道盡亦可有終日善言而只在一物者當識其要總其大體一言而乃盡爾

釋氏之學言以心役物使物不役心周孔之道豈是物能役心虛室生白

今之性滅天理而窮人欲今復反歸其天理古之學者便立天理孔孟而後其心不傳如荀楊皆不能知

義理之學亦須深沈方有造非淺易輕浮之可得也蓋惟深則能通天下之志只欲說得便似聖人若此則是釋氏之所謂祖師之類也

此道自孟子後千有餘歲今日復有知者若此道天不欲明則不使今日人有知者既使人知之似有復明之理志於道者能自出義理則是成器

人一能之已百之人十能之已千之曰能者是今日不能而能之若以聖人之能而爲不能則狂者矣終身而莫能得也

學貴心悟守舊無功

知德斯知言己嘗自知其德然後能識言也人雖言之己未嘗

知其德豈識其言須是已知是德然後能識是言猶曰知孝之德則知孝之言也

三代時人自幼聞見莫非義理文章學者易爲力今須自作爲學大益在自能變化氣質不爾卒無所發明不得見聖人之與故學者先須變化氣質變化氣質與虛心相表裏

大中天地之道也得大中陰陽鬼神莫不盡之矣

仁不得義則不行不得禮則不立不得智則不知不得信則不能守此致一之道也

大率玩心未熟可求之平易勿迂也若始求太深恐自茲愈遠學不能推究事理只是心粗至如顏子未至於聖人處猶是心

粗

觀書必總其言而求作者之意

學者言不能識得盡多相違戾是爲無天德今顰眉以思已失其心也蓋心本至神如此則已將不神害其至神矣

能亂吾所守

脫文

有言經義須人人說得別此不然天下義理只容有一箇是無兩箇是

且滋養其明明則求經義將自見矣又不可徒養有觀他前言往行便畜得己德若要成德須是速行之

當自立說以明性不可以遺言附會解之若孟子言不成章不

達及四體不言而喻此非孔子曾言而孟子言之此是心解也  
讀書少則無由考校得義精蓋書以維持此心一時放下則一  
時德性有懈讀書則此心常在不讀書則終看義理不見書須  
成誦精思多在夜中或靜坐得之不記則思不起但通貫得大  
原後書亦易記所以觀書者釋已之疑明已之未達每見每知  
所益則學進矣於不疑處有疑方是進矣

學者潛心略有所得卽且誌之紙筆以其易忘失其良心若所  
得是充大之以養其心立數千題旋注釋常改之改得一字卽  
是進得一字始作文字須當多其詞以包羅意思

常人教小童亦可取益絆已不出入一益也授人數次已亦了

此文義二益也對之必正衣冠尊瞻視三益也嘗以因已而壞人之才爲之憂則不敢墮四益也

有急求義理復不得於閒暇有時得葢意樂則易見急而不樂則失之矣葢所以求義理莫非天地禮樂鬼神至大之事心不洪則無由得見

語道不簡易葢心未簡易須實有是德則言自歸約葢趣向自是居簡久則至於簡也

問之知之得之有之

孔子適周誠有訪樂於萇弘問禮於老聃老聃未必是今老子觀老子薄禮恐非其人然不害爲兩老子猶左丘明別有作傳

者也

家語國語雖於古事有所證明然皆亂世之事不可以證先王之法

觀書且勿觀史學理會急處亦無暇觀也然觀史又勝於游山水林石之趣始似可愛終無益不如游心經籍義理之間

心解則求義自明不必字字相校譬之目明者萬物紛錯於前不足爲害若目昏者雖枯木朽株皆足爲梗

觀書且不宜急迫了意思則都不見須是大體上求之言則指也指則所視者遠矣若只泥文而不求大體則失之是小兒視指之類也常引小兒以手指物示之而不能求物以視焉只視



於手及無物則加怒耳

博大之心未明觀書見一言大一言小不從博大中來皆未識  
盡既聞中道不易處且休會歸諸經義已未能盡天下之理如  
何盡天下之言聞一句語則起一重心所以處得心煩此是心  
小則百物皆病也今既聞師言此理是不易雖掩卷守吾此心  
可矣凡經義不過取證明而已故雖有不識字者何害爲善易  
曰一致而百慮既得一致之理雖不百慮亦何妨既得此心復  
因狂亂而失之譬諸亡羊者挾策讀書與飲酒博塞其亡羊則  
一也可不鑒

人之迷經者蓋已所守未明故常爲語言可以移動已守既定

雖孔孟之言有紛錯亦不須思而改之復鋤去其繁使詞簡而  
意備

經籍亦須記得雖有舜禹之智吟而不言不如聾盲之指麾故  
記得便說得說得便行得故始學亦不可無誦記

某觀中庸義二十年每觀每有義已長得一格六經循環年欲  
一觀觀書以靜爲心但只是物不入心然人豈能長靜須以制  
其亂

發源端本處既不誤則義可以自求

學者信書且須信論語孟子詩書無舛雜理雖雜出諸儒亦若  
無害義處如中庸大學出於聖門無可疑者禮記則是諸儒雜

記至如禮文不可不信己之言禮未必勝如諸儒如有前後所  
出不同且闕之記有疑議亦且闕之就有道而正焉

嘗謂文字若史書歷過見得無可取則可放下如此則一日之  
力可以了六七卷書又學史不爲爲人對人耻有所不知意只  
在相勝醫書雖聖人存此亦不須大段學不會亦不甚害事會  
得不過惠及骨肉間延得頃刻之生決無長生之理若窮理盡  
性則自會得如文集文選之類看得數篇無所取便可放下如  
道藏釋典不看亦無害旣如此則無可得看唯是有義理也故  
唯六經則須着循環能使晝夜不息理會得六七年則自無可  
得看若義理則儘無窮待自家長得一格則又見得別

語道斷自仲尼不知仲尼以前更有古可稽雖文字不能傳然  
義理不滅則須有此言語不到得絕

由學者至顏子一節由顏子至仲尼一節是至難進也二節猶  
二關然而得仲尼地位亦少詩禮不得孔子謂學詩學禮以言  
以立不止謂學者聖人既到後直知須要此不可闕不學詩直  
是無可道除是穿鑿任已知詩禮易春秋書六經直是少一不  
得

大凡說義理命字爲難看形器處尚易至要妙處本自博以語  
言復小却義理差之毫釐繆以千里

從此學者苟非將大有爲必有所甚不得已也

學大原上

學者且須觀禮蓋禮者滋養人德性又使人有常業守得定又  
可學便可行又可集得義養浩然之氣須是集義集義然後可  
以得浩然之氣嚴正剛大必須得禮上下達義者克已也書多閱而好忘者只爲理未精  
耳理精則須記了無去處也仲尼一以貫之蓋只着一義理都  
貫却學者但養心識明靜自然可見死生存亡皆知所從來胸  
中瑩然無疑止此理爾孔子言未知生焉知死蓋畧言之死之  
事只主是也更無別理

下學而上達者兩得之人謀又得天道又盡人私意以求是未  
必是虛心以求是方爲是夫道仁與不仁是與不是而已

既學而先有以功業爲意者於學便相害既有意必穿鑿創意外作起事也德未成而先以功業爲事是代大臣斲希不傷手也爲學須是要進有以異於人若無以異於人則是鄉人雖貴爲公卿若所爲無以異於人未免爲鄉人

富貴之得不得天也至於道德則在已求之而無不得者也

漢儒極有知仁義者但心與迹異

戲謔直是大無益出於無敬心戲謔不已不惟害事志亦爲氣所流不戲謔亦是持氣之一端善戲謔之事雖不爲無傷

聖人於文章不講而學蓋講者有可否之疑須問辨而後明學者有所不知問而知之則可否自決不待講論如孔子之盛德

惟官名禮文有所未知故其問老子鄭子既知則遂行而更不須講

忠信所以進德者何也閑邪則誠自存誠自存斯爲忠信也如何是閑邪非禮而勿視聽言動邪斯閑矣

日月星辰之事聖人不言必是顏子輩皆已理會得更不須言也

學者不可謂少年自緩便是四十五十二程從十四歲時便銳然欲學聖人今盡及四十未能及顏閔之徒小程可如顏子然恐未如顏子之無我

心旣虛則公平公平則是非較然易見當爲不當爲之事自知

正心之始當以己心爲嚴師凡所動作則知所懼如此一二年間守得牢固則自然心正矣

其始且須道體用分別以執守至熟後只一也道初亦須一意慮參較比量至已得之則非思慮所能致

古者惟國家則有有司士庶人皆子弟執事又古人於孩提時已教之禮今世學不講男女從幼便驕惰壞了到長益凶狠只爲未嘗爲子弟之事則於其親已有物我不肯屈下病根常在近來思慮大率少不中處今則利在閑閑得數日便意思長遠觀書到無可推考處

顏子所謂有不善者必只是以常意有迹處便爲不善而知之



此知幾也聖人則無之矣

耳不可以聞道夫子之言性與天道子貢以爲不聞是耳之聞未可以爲聞也

愛道則凡爲貧者皆道憂貧則凡爲道者皆貧

道理今日却見分明雖仲尼復生亦只如此今學者下達處行禮下面又見性與天道他日須勝孟子門人如子夏子貢等人必有之乎

氣質猶人言性氣氣有剛柔緩速清濁之氣也質才也氣質是一物若草木之生亦可言氣質惟其能克已則爲能變化却習俗之氣性制得習俗之氣所以養浩然之氣是集義所生者集

義猶言積善也義須是常集勿使有息故能生浩然道德之氣  
某舊多使氣後來殊減更期一年庶幾無之如太和中容萬物  
任其自然

人早起未嘗交物須意銳精健平正故要得整頓一早晨及接

物日中須汨沒到夜則自求息反靜

澄按銳疑銳字之訛  
銳讀如簡小稍也

仁之難成久矣人人失其所好蓋人人有利欲之心與學正相  
背馳故學者要寡欲孔子曰棖也慾焉得剛

樂則生矣學至於樂則自不已故進也生猶進有知乃德性之  
知也吾曹於窮神知化之事不能絲髮

禮使人來悅已則可已不可以妄悅於人

婢僕始至者本懷勉勉敬心若到所提掇更謹則加謹慢則棄其本心便習以性成故仕者入治朝則德日進入亂朝則德日退只觀在上者有可學無可學爾

學得周禮他日有爲却做得些實事以某且求必復田制只得一邑用法若許試其所學則周禮田中之制皆可舉行使民相趨如骨肉上之人保之如赤子謀人如己謀衆如家則民自信火宿之微茫存之則烘然少假外物其生也易久可以燎原野彌天地有本者如是也

孔子謂柴也愚參也魯亦是不不得已須當語之如正甫之隨陋之多疑須當告使其病則病上偏治莊子謂牧羊者止鞭其

後人亦有不須驅策處則治其所不足某只是大直無隱凡某人有不善卽面舉之

張子全書卷六終

二十二世孫連科重刊

張子全書卷第七

經學理窟四

學大原下

天下之富貴假外者皆有窮已蓋人欲無饜而外物有限惟道義則無爵而貴取之無窮矣

聖人設教便是人人可以至此人皆可以爲堯舜若是言且要設教在人有所不可到則聖人之語虛設耳

慕學之始猶聞都會紛華盛麗未見其美而知其有美不疑步進則漸到晝則自棄也觀書解大義非聞也必以了悟爲聞人之好強者以其所知少也所知多則不自強滿學然後知不

足有若無實若虛此顏子之所以進也

某與人論學二三十年所恨不能到人有得是人人各自體認至如明道行狀後語亦甚鋪陳若人體認儘可以發明道理若不體認亦是一場閑言長語

今人爲學如登山麓方其迤邐之時莫不濶步大走及到峭峻之處便止須是要剛決果敢以進

學之不勤者正猶七年之病不蓄三年之艾今之於學加工數年自是享之無窮人多是耻於問人假使今日問於人明日勝於人有何不可如是則孔子問於老聃萇弘鄒子賓牟賈有甚不得聚天下衆人之善者是聖人也豈有得其一端而便勝於

聖人也

心且寧守之其發明却是末事只常體義理不須思更無足疑天下有事其何思何慮自來只以多思爲害今且寧守之以攻其惡也處得安且久自然文章出解義明寧者無事也只要行其所無事

心清時常少亂時常多其清時卽視明聽聰四體不待羈束而自然恭謹其亂時反是如此者何也蓋用心未熟客慮多而常心少也習俗之心未去而實心未全也有時如失者只爲心生若熟後自不然心不可勞當存其大者存之熟後小者可略人言必善聽乃能取益知德斯知言



所以難命辭者只爲道義是無形體之事今名者已是實之於外於名也命之又差則繆益遠矣

人相聚得言皆有益也則此甚善計天下之言一日之間百可取一其餘皆不用也

答問者命字爲難已則講習慣聽者往往致惑學者用心未熟以中庸文字輩直須句句理會過使其言互相發明縱其間有命字未安處亦不足爲學者之病

草書不必近代有之必自筆札已來便有之但寫得不謹便成草書其傳已久只是法備於右軍附以己書爲說既有草書則

經中之字傳寫失其真者多矣以此詩書之中字儘有不可通

者

靜有言得大處有小處如仁者靜大也靜而能慮則小也始學者亦要靜以入德至成德亦只是靜

學不長者無他術惟是與朋友講習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卽是養心之術也苟以前言爲無益自謂不能明辨是非則是不能居仁由義自棄者也決矣

人欲得正已而物正大抵道義雖不可緩又不欲急迫在入固須求之有漸於已亦然蓋精思潔慮以求大功則其心隘惟是得心洪放得如天地易簡易簡然後能應物皆平正博學於文者只要得習坎心亨蓋人經歷險阻艱難然後其心亨通捷文

者皆是小德應物不學則無由知之故中庸之欲前定將所如  
應物也

人當平物我合內外如是以身鑒物便偏見以天理中鑒則人  
與己皆見猶持鏡在此但可鑒彼於己莫能見也以鏡居中則  
盡照只爲天理常在身與物均見則自不私己亦是一物人常  
脫去己身則自明然身與心常相隨無奈何有此身假以接物  
則舉措須要是今見人意我固必以爲當絕於己乃不能絕卽  
是私己是以大人正己而物正須待自己者皆是著見於人物  
自然而正以誠而明者既實而行之明也明則民斯信矣己未  
正而正人便是有意我固必鑒己與物皆見則自然心洪而公

平意我固必只爲有身便有此至如恐懼憂患忿懣好樂亦只是爲其身虛亦欲忘其身賊害而不顧只是兩公平不私於己無適無莫義之與比也

勿謂小兒無記性所歷事皆能不忘故善養子者當其嬰孩鞠之使得所養令其和氣乃至長而性美教之示以好惡有常至如不欲犬之升堂則時其升堂而扑之若既扑其升堂又復食之於堂則使執適從雖目撻而求其不升堂不可得也

教之而不受雖強告之無益譬之以水投石必不納也今夫石田雖水潤沃其乾可立待者以其不納故也出莊子言內無受者不入外無主者不出

學者不論天資美惡亦不專在勤苦但觀其趣嚮着心處如何  
學者以堯舜之事須刻日月要得之猶恐不至有何媿而不爲  
此始學之良術也

義理有疑則濯去舊見以來新意心中苟有所開即便劄記不  
思則還塞之矣更須得朋友之助

日間朋友論着則一日間意思差別須日日如此講論久則自  
覺進也

在可疑而不疑者不曾學學則須疑譬之行道者將之南山須  
問道路之出自若安坐則何嘗有疑

學者只是於義理中求譬如農夫是穠是蕪是裝雖在饑饉必有豐

年蓋求之則須有所得

道理須義從理生集義又須是博文博文則利用又集義則自是經典已除去了多少掛意精其義直至於入神義則一種是義只是尤精雖曰義然有一意必固我便是繫礙動輒不可須是無倚百種病痛除盡下頭有一不犯手勢自然道理如此是快活方真是義也孟子所謂必有事焉謂下頭必有此道理但起一意必固我便是助長也浩然之氣本來是集義所生故下頭却說義氣須是集義以生義不集如何得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義集須是博文博文則用利用利卽身安到身安處却要得資養此得精義者脫然在物我之外無意必固我是精義

也然立則道義從何而生灑掃應對是誠心所爲亦是義理所當爲也

凡所當爲一事意不過則推類如此善也一事意得過以爲且休則百事廢其病常在謂之病者爲其不虛心也又病隨所居而長至死只依舊爲子弟則不能安灑掃應對在朋友則不能下朋友有官長不能下官長爲宰相不能下天下之賢甚則至於徇私意義理都喪也只爲病根不去隨所居所接而長人須一事事消了病則常勝故要克己克己下學也下學上達交相培養蓋不行則成何德行哉

大抵人能洪道舉一字無不透徹如義者謂合宜也以合宜推

之仁禮信皆合宜之事惟智則最處先不智則不知不知則安能爲故要知及之仁能守之仁道至大但隨人所取如何學者之仁如此更進則又至聖人之仁皆可言仁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猶可謂之仁又如不穿窬已爲義精義入神亦是義只在人所弘

在始學者得一義須固執從麤入精也如孝事親忠事君一種是義然其中有多少義理也

學者大不宜志小氣輕志小則易足易足則無由進氣輕則虛而爲盈約而爲泰亡而爲有以未知爲已知未學爲已學人之有耻於就問便謂我好勝於人只是病在不知求是爲心故學



張子全書  
卷七  
者當無我

聖人無隱者也聖人天也天隱乎及有得處便若日月有明容  
光必照焉但通得處則到只恐深厚人有所不能見處以顏子  
觀孔子猶有看不盡處所謂顯諸仁藏諸用者不謂以用藏之  
但人不能見也虛則事物皆在其中身亦物也治身以道與治  
物以道同是治物也然治身當在先然後物乃從由此便有親  
踈遠近先後之次入禮義處

只有責己無責人人豈不欲有所能己安可責之須求其有漸  
世儒之學正惟灑掃應對便是從基本一節節實行去然後制

度文章從此而出

自道

某學來三十年自來作文字說義理無限其有是者皆只是億則屢中譬之穿窬之盜將竊取室中之物而未知物之所藏處或探知於外人或隔牆聽人之言終不能自到說得皆未是實觀古人之書如探知於外人問朋友之論如問隔牆之言皆未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家室之好比歲方似入至其中知其中是美是善不肯復出天下之議論莫能易此譬如既鑿一穴已有見又若既至其中却無燭未能盡室中之有須索移動方有所見言移動者謂逐事要思譬之昏者觀一物必賸目於一不如明者舉目皆見此某不敢自欺亦不敢自謙所言皆實

事學者又譬之知有物而不肯捨去者有之以爲難入不濟事而去者有之

祭祀用分至四時正祭也其禮特牲行三獻之禮朔望用一獻之禮取時之新物因薦以是日無食味也元日用一獻之禮不特殺有食寒食十月朔日皆一獻之禮喪自齊衰以下不可廢祭

某向時謾說以爲已成今觀之全未也然而得一門庭知聖人可以學而至更自期一年如何今且專與聖人之言爲學問書未用閱閱書者蓋不知學之不足

思慮要簡省煩則所存都昏惑中夜因思慮不寐則驚魘不安

某近來雖終夕不寐亦能安靜却求不寐此其驗也

家中有孔子真嘗欲置於左右對而坐又不可焚香又不可拜而瞻禮皆不可無以爲容思之不若卷而藏之尊其道若召伯之甘棠始也勿伐及教益明於南國則至於不敢伐

近作十詩信知不濟事然不敢決道不濟事若孔子於石門是信其不可爲然且爲之者何也仁術也如周禮救日之弓救月之矢豈不知無益於救但不可坐視其薄蝕而不救意不安也凡忌日必告廟爲設諸位不可獨享故迎出廟設於他次既出則當告諸位雖尊者之忌亦迎出此雖無古可以意推薦用酒食不焚楮幣其子孫食素

書啟稱台候或以此言無義理衆人皆台安得不台

上曰慕堯舜者不必慕堯舜之迹有是心則有是迹如是則豈可無其迹上又曰嘗謂孝宜能總人君之權繩漢之弊曰但觀陛下志在甚處假使孝宜能盡其力亦不過整齊得漢法漢法出於秦法而已

祭用分至取其陰陽往來又取其氣之中又貴其時之均寒食者周禮四時變火惟季春最嚴以其大火心星其時太高故先禁火以防其太盛既禁火須爲數日糧既有食復思其祖先祭祀寒食與十月朔日展墓亦可爲草木初生初死

某自今日欲正經爲事不柰何須着從此去自古聖賢莫不由

此始也况如今遠者大者又難及得惟於家庭間行之庶可見也今左右前後無尊長可事欲經之正故不免須貴於家人輩家人輩須不喜亦不奈何或以爲自尊大亦不奈何蓋不如此則經不明若便行之不徒其身之有益亦爲其子孫之益者也今衣服以朝燕齊祭四等分之朝則朝服也燕則尋常衣服也齊則深衣祭則緇帛通裁寬袖須是教不可便用

某旣閑居橫渠說此義理自有橫渠未嘗如此如此地又非會衆教化之所或有賢者經過若此則似繫着在此某雖欲去此自是未有一道理去得如諸葛孔明在南陽便逢先主相召入蜀居了許多時曰作得許多功業又如周家發迹於邠遷於岐

張子全書 卷七  
遷於鎬春積漸向冬漢積漸入秦皆是氣使之然大凡能發見  
卽是氣至若仲尼在洙泗之間修仁義興教化歷後千有餘年  
用之不已今倡此道不知如何自來元不曾有人說着如楊雄  
王通又皆不見韓愈又只尚閑言詞今則此道亦有與聞者其  
已乎其有遇乎

某始持期喪恐人非笑已亦自若羞耻自後雖大功小功亦服  
之人亦以爲熟已亦熟之天下事大患只是畏人非笑不養車  
馬食纛衣惡居貧賤皆恐人非笑不知當生則生當死則死今  
日萬鍾明日棄之今日富貴明日饑餓亦不卹惟義所在

人在外姻於其婦氏之廟朔望當拜古者雖無服之人同爨猶

總蓋同爨則有恩重於朋友也故壻之同居者當拜以其門內之事異居則否

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近使家人爲之世學泯沒久矣今試力推行之

祭堂後作一室都藏位板如朔望薦新只設於室惟分至之祭設於堂位板正世與配位宜有差

曰無事夜未深便寢中夜已覺心中平曠思慮逮曉加我數年六十道行於家人足矣

某平生於公勇於私怯於公道有義真是無所懼大凡事不惟於法有不得更有義之不可尤所當避



引子全書 卷一  
忌日變服爲曾祖祖皆布冠而素帶麻衣爲曾祖祖之妣皆素冠布帶麻衣爲父布冠帶麻衣麻履爲母素冠布帶麻衣麻履爲伯叔父皆素冠帶麻衣爲伯叔母麻衣素帶爲兄麻衣素帶爲弟姪易褐不肉爲庶母及嫂亦不肉

張子全書卷第八

經學理窟五

祭祀

無後者必祭借如有伯祖至孫而絕則伯祖不得言無後蓋有子也至從父然後可以言無後也夫祭者必是正統相承然後祭禮正有所統屬今既宗法不正則無緣得祭祀正故且須參酌古今順人情而爲之今爲士者而其廟設三世凡筮士當一廟而設三世似是只於禴廟而設祖與曾祖位也有人又有伯祖與伯祖之子者當如何爲祭伯祖則自當與祖爲列從父則自當與父爲列苟不如此使死者有知以人情言之必不安禮

於親踈遠近則禮自有煩簡或月祭之或享嘗乃止故拜朔之禮施於三世伯祖之祭止可施於享嘗平日藏其位版於牖中至祭時則取而裕之其位則自如尊卑只欲尊祖豈有逆祀之禮若使伯祖設於他所則似不得裕祭皆人情所不安便使庶人亦須祭及三代大夫士有大事省於其君子裕及其高祖近世亦有祭禮於男子之位禮物皆同而於其配皆有降殺凡器皿俎豆筵席純緣之類莫不異也此意亦近得之其從食者必又有降雖古人必須有此降殺以明尊卑親踈故今設附位雖以其班亦須少退其禮物當少損其主祭者於附食者若其尊也則不必親執其禮必使有司或子弟爲之

祭接鬼神合宗族施德惠行教化其爲備須是豫故至時受福也羞無他物則雖羞一品足矣旣曰庶矣則惟恐其不多有則共載一器中薄正之外多無妨

古者旣爲孟月之祭又爲仲月之薦薦者祭之略今之祭不若仲月祭之大抵仲月爲薦新今將新物便可仲月祭之蓋物之成不如仲月因時感念之深又不如仲月祭必卜曰若不卜曰則時同時同則大宗小宗之家無由相助今之士大夫主旣在一堂何不合祭之分而作夏秋特祭則無義天子七廟一曰而行則力不給故禮有一特一裕之說仲特則祭一裕則徧祭如春祭享祖夏禘羣廟秋祭曾冬又禘來春祭祖夏又禘秋祭禴

禮記卷八 禮記

二

冬又裕

鋪筵設同几只設一位以其精神合也後又見合葬孔子善之知道有此義然不知一人數娶設同几之道又如何此未易處奠酒奠安置也若言奠摯奠枕是也謂注之於地非也

祭則香茶非古也香必燔柴之意茶用生人意事之脾膺升首今已用之所以違臬也

古人因祭祀大事飲食禮樂以會賓客親族重尊殺必因重事今人之祭但致其事生之禮陳其數而已其於接鬼神之道則未也祭祀之禮所總者博其理甚深今人所知者其數猶不足又安能達聖人致祭之義

凡薦如有司執事者在外廂爲之則男子薦之又如籩豆之類本婦人所爲者復婦人薦之

禮義之家雖奴婢出而之他必能笑人之喪祭無理者賢者之效不爲細也

五更而祭非禮也

庶羞不踰牲不豐於牲也傳者以品之不踰非也豈有牲體少而羞掩豆是謂之踰牲

尸惟虞則男女皆有是初耐廟時也至於吉祭則唯見男尸而不見女尸則必女無尸也當初耐時則不可以無尸節服氏言郊祀而送逆尸車則祀天有尸也天地山川之類非人鬼者恐

皆難有尸節服氏言郊祀有亦不害后稷配天而有尸也詩序  
有言靈星之尸此說似不可取繇衣之詩正是既祭之明日求  
神於門其始必有祭其實所以賓禮尸也天子既以臣爲尸不  
可祭罷便使出門而就臣位故其退尸也皆有漸言繇衣已是不  
不着冕服言弁已是不冠冕也漸有從便之禮至於燕尸必極  
醉飽所謂不吳不敖胡考之休吳敖猶言娛樂也不娛樂何以  
成其休考

祭所以有尸也蓋以示教若接鬼神則室中之事足矣至於事  
尸分明以孫行反以子道事之則事親之道可以喻矣

抱孫不抱子父於子主尊嚴故不抱孫自有其父故在祖則可

抱非謂尸而抱也

七廟之主聚於太祖者此蓋有意以其當有祧者且祧者當易  
擔故盡用出之因而祧之用意婉轉古者言遷主不見所以安  
置之所若祭器祭服則有焚埋之說木主不知置之何地又公  
出疆及大夫出聘皆載遷廟之主而行以此觀之則是主常存  
也然則當其祫時必皆取而合祭也庶人當祭五世以恩須當  
及也然其祫也止可謂之合食

祫祭既不見男女異廟之文今以人情推之且不若男從東方  
女從西方而太祖居南面男耐其祖婦耐其姑雖一人數娶猶  
不妨東方虛其位以應西方之數其次世則復對西方之配也



凡人家正廳似所謂廟也猶天子之受正朔之殿人不可常居  
以爲祭祀吉凶冠婚之事於此行之廳後謂之寢又有適寢是  
下室所居之室也

去壇爲墀去鬼從廟數以至壇墀皆有等差定數至於鬼只是  
鬼饗之又非孝經所謂鬼饗也此言鬼饗旣不在廟與壇墀之  
數卽並合上世一齊饗之而已非更有位次分別直共一饗之  
耳只是懷精神也鬼者只是歸之太虛故共饗之也旣曰鬼饗  
之又分別世數位次則後將有百世之鬼也

旣是壇墀則其禮必不如宗廟但鬼饗之耳鬼饗之者血毛以  
爲尚也孝經言爲之宗廟而鬼饗之又不與此意同彼之謂鬼

者只以人死爲鬼猶周禮言天神地祇人鬼

山川之祀止是其如此巍然而高淵然而深蒸潤而足以興雲致雨必報之故祀之視三公諸侯何嘗有此人像聖人爲政必去之

八蜡先嗇一也始治稼穡者據易則神農是也司嗇是修此職者二也農三也郵表畷四也猫虎五也坊六也水庸七也百種八也百種百穀之種舊說以昆虫爲八昆虫是爲害者不當祭此歲終大報也

龍見而雩當以孟夏爲百穀祈甘雨也水旱旣其氣使然祈禱復何用意也民患若此不可坐視聖人憂民而已如人之疾其

子祈禱不過卒歸無益也故曰丘之禱久矣

月令統

秦爲月令必取先王之法以成文字未必實行之道千乘之國  
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此皆法外之意秦苟有愛民  
爲惠之心方能行徒法不以行須實有其心也有其心而無其  
法則是雖有仁心仁聞不行先王之道不能爲政於天下

古者諸侯之建繼世以立此象賢也雖有不賢者象之而已天  
子使吏治其國彼不得暴其民如舜封象是不得已用禮建國  
大小必參相得蓋皆建大國其勢不能相下皆小國則無紀以  
小事大莫不有法

泰社王爲羣姓所立必在國外也民各有社不害爲泰社王社  
王自立爲社必在城內在漢猶有泰社在唐只見一社

章旒之數自九降至五皆降差以兩奇數有君之象四以下恐  
是諸侯卿大夫之服

井田而不封建猶能養而不能教封建而不井田猶能教而不  
能養封建井田而不肉刑猶能教養而不能使然此未可遽行  
之

四時蒐狩田獵教師行於草莽之法行於草莽則潛師潛師夜  
戰聲相聞易曰伏戎於莽

喪紀

喪不慮居也非無薪也必毀屋扉明於死者無所愛惜所以趨其急也

鄭氏之說恐非喪須三年而耐若卒哭而耐則三年都無事禮卒哭猶存朝夕哭若無祭於殯宮則哭於何處古者君薨三年喪畢吉祔然後耐因其祔主藏於夾室新主遂自殯宮入於廟國語言曰祭月享禮中豈有日祭之禮此正謂三年之中不徹几筵故有日祭朝夕之饋猶定省之禮如其親之存也至於耐祭須是三年喪終乃可耐也

卒哭者卒去非常之時哭非不哭也故伯魚期而猶哭也

古人於忌日不爲薦奠之禮特致哀示變而已古人亦不爲影

像繪畫不真世遠則棄不免於褻慢也故不如用主古人猶以主爲藏之於櫛設之於位亦爲褻慢故始無設爲重鬲以爲主道其形制甚陋止用葦笈爲之又設於中庭則是敬鬼神而遠之之義重主建也士大夫得其重應當有主旣埋重不可一日無主故設苴及其已作主卽不用苴

重主道也謂人所嗜者飲食故死以飲食衣之旣葬然後爲主未葬之時棺柩尚存未可爲主故以重爲主今人之喪旣設魂帛又設重則是兩主道也

古之槨言井槨以大木自下排上來非如今日之籠棺也故其四隅有隙可以置物也

耐葬耐祭極至理而論只合耐一人夫婦之道當其初昏未嘗約再配是夫只合一娶婦只是合一嫁今婦人夫死而不可再嫁如天地之大義然夫豈得而再娶然以重者計之養親承家祭祀繼續不可無也故有再娶之理然其葬其耐雖爲同穴同筵几然譬之人情一室中豈容二妻以義斷之須耐以首娶繼室別爲一所可也

正叔嘗爲葬說有五相地須使異日決不爲道路不置城郭不爲溝渠不爲貴家所奪不致耕犁所及

安穴之次設如尊穴南向北首陪葬者前爲兩列亦須北首各於其穴安夫婦之位生於堂上則男東而女西臥於室中則男

外而女內也

葬法有風水山崗此全無義理不足取南方用青囊猶或得之西方人用一行尤無義理南人試葬地將五色帛埋於地下經年而取觀之地美則采色不變地氣惡則色變矣又以器貯水養小魚埋經年以死生卜地美惡取草木之榮枯亦可卜地之美惡

韓退之以少孤養於嫂故爲嫂服加等大抵族屬之喪不可有加若爲嫂養便以有恩而加服則是待兄之恩至薄大抵無母不養於嫂更何處可養若爲族屬之親有恩而加等則待已無恩者可不服乎哉昔有士人少養於嫂生事之如母死自處以



張子全書 卷八  
齊衰或告之非先王之禮聞而遂除之惟持心喪遂不復應舉  
人以爲得體

禮云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嫁子父小功之末可以冠子可  
以嫁子可以娶婦疑大功之末已下十二字爲衍宜直云父大  
功之末云云父大功之末則是已小功之末也而已之子緦麻  
之末也故可以冠娶也蓋冠娶者固已無服矣比卒哭之後皆  
是末也所以言衍者以上十二字義無所附着已雖小功既卒  
哭可與冠取妻是已自冠取妻也

子上之母死而不喪門人問諸子思曰昔者先君子喪出母乎  
曰然子之不使白也喪之何也子思曰昔先君子無所失道道

隆則從而隆道汙則從而汙彼則安能出妻不當使子喪之禮子於母則不忘喪若父不使子喪之爲子固不可違父當默持心喪亦禮也若父使之喪而喪之亦禮也子思以我未至於聖孔子聖人處權我循禮而已

聖人不制師之服師無定體如何是師見彼之善而已效之便是師也故有得其一言一義如朋友者有相親炙而如兄弟者有成就已身而恩如天地父母者豈可一槩服之故聖人不制其服心喪之可也孔子死弔服如麻亦是服也却不得謂無服也

禮稱母爲長子斬三年此理未安父存子爲母期母如何却服

斬此爲父只一子死則世絕莫大之戚故服斬不如此豈可服  
斬

父在母服三年之喪則家有二尊有所嫌也處今之宜但可服  
齊衰一年外可以墨衰從事可以合古之禮全今之制

同母異父之兄弟小功服之可也或云未之前聞當古之時又  
豈有此事

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又兩月爲禫共二十七月禮鑽燧改  
火天道一變其期已矣情不可以已於是再期再期又不可以  
已於是加之三月是二十七月也

大功以下算閏月期已上以期斷不算閏月三年之喪禫祥閏

月亦算之

古者爲舅姑齊衰期正服也今斬衰三年從夫也

孔子惡哭諸野者謂其有服之喪不哭諸家而哭諸野者也

師不立服不可立也當以情之厚薄事之大小處之如顏閔於孔子雖斬衰三年可也其成已之功與君父並其次各有淺深稱其情而已下至曲藝莫不有師豈可一槩制服

受祥日食肉彈琴恐不是聖人舉動使其哀未忘則子於是日哭不飲酒食肉以全哀况彈琴可乎使其哀已忘何必彈琴

爲人後者爲其父母不論其族遠近並以期服服之據今之律五服之內方許爲後以禮文言又無此文若五服之內無人使

後絕可乎必須以踈屬爲之後也

有適母在其所生母死禮雖服緦亦當心喪難以求仕

祭器祭服以其嘗用於鬼神不敢褻用故具埋焚之禮至於衰經冠履不見所以毀之文惟杖則言棄諸隱者棄諸隱者不免有時而褻何不卽焚埋之常謂喪服非爲死者已所以致哀也不須道敬喪服也禮云齊衰不以邊坐大功不以服勤皆言主在哀也非是爲敬喪服不邊坐專席而坐禮云有憂者側席而坐有喪者專席而坐有憂則意不安故側席而坐側席者坐不安也有喪者則專在於哀不爲容也故專席而坐得席則坐更無所遜於前後是以無容也大功不以服勤不以服勤勞之事

皆是不二事之義也毀喪服者必於除日毀以散諸貧者或諸  
守墓者皆可也蓋古人不惡凶事而今人以爲嫌留之家人情  
不悅不若散之焚埋之又似惡喪服

練亦謂之功衰蓋練其功衰而衣之爾據曾子問三年之喪不  
弔又雜記三年之喪雖功衰不以弔又服三年之喪旣練矣有  
期之喪旣葬矣則服其功衰又雜記有父母之喪尚功衰此云  
尚功衰蓋未祥之前尚衣輕練之功衰耳知旣練猶謂之功衰  
者以下文云則練冠三年之喪禮不當弔而雜記又云雖功衰  
不以弔兼服之服重者以易輕者舊注不可用此爲三年之喪  
以上而言故作記者以斬齊及大功明之若斬衰練齊衰旣卒

哭則首帶皆葛又有大功新衰之麻則與齊之首經麻葛兩施

之既不敢易斬葛之輕

以斬葛大於大功之麻

又不敢易齊首之重

輕者去則

方敢易當存故麻葛之經兩施於首若大功既葬則當服齊首之重者固

葛不服大功之葛所謂兼服之服重者則變輕者正謂此爾若

齊麻未葛則大功之麻亦止當免則經之而已如此喪變雖多

一用此制前後禮文不相乖戾

練衣必燬煉大功之布以爲衣故有言功衰功衰上之衣也以

其著衰於上故通謂之衰必著受服之上稱受者以此得名受

蓋受始喪斬疏之衰而著之變服其意以喪久變輕不欲摧割

之心亟忘於內也

此說皆嘗與學者言之今三年始獲二人同矣

古之冠也縮縫古之吉冠縮縫也今之冠也衡縫今之吉冠衡縫也吉冠當縮縫喪冠當衡縫今喪反吉非古也

小功大功言末恐止是以卒哭之後爲末齊衰不言末謂其無是禮也

小祥乃練其功衰而衣之則練與功衰非二物也

有父母之喪尚功衰此尚功衰謂末祥猶衣所練之功衰未衣麻衣也

特牲少牢饋食一出孺悲之學不勝欽歎父母



張子全書卷八終  
二十二世孫連科重刊